



国立博物馆谋杀案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裴山青 俞海 董锡棠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国立博物馆谋杀案

〔美〕 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裴山青 言海 章远荣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MURDER IN THE SMITH SONIAN

by Margaret Truman

FAWCETT CREST • NEW YORK

国立博物馆谋杀案

〔美〕玛格丽特·杜鲁门 著

裴小青 言海 章远荣 译

宁汉 校译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印张 2插页 192千字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59-1034-5/I·755 定价：4.3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女儿、畅销书作家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又一部不落窠臼的惊险小说。

在国立博物馆一次由副总统主持的盛大聚会上，首席发言人邓尼博士竟在众目睽睽之下遇刺身亡。杀害他的凶器是该馆的展品——杰弗逊佩带过的宝剑。他为什么被害？害他者是谁？这都是谜。他的未婚妻希瑟闻讯后，从英伦赶来，屡遭暗算。邓尼的旧友和阿拉伯文物商也在英国遇害。奇怪的是，邓尼被害的同时，博物馆丢失了罕有的文物——哈萨勋章。这勋章是希瑟的叔叔捐赠的。而这叔叔又在前几年不明不白地“自杀”了，……

勋章真伪如何？凶犯是谁？读完这部扣人心弦的小说，真相就会大白。

bp 85/27

第一章

5月19日

伦敦，繁华的五月花区。路易斯·邓尼在达维街的一家小店跟前站住了。店前的黄铜招牌上写着：

古董、彼得·S·佩克汉、独家经营、仅接待预约

门上那块精致的盾形纹章给人以一种信任感；这家古董商店至少给一个朝代贡奉过珍贵的宝物。

邓尼想从窗户中往里窥看，却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和身后川流不息的汽车。店里面黑洞洞的。在320英尺高的威斯特钟楼上，大木钟敲响了。

他按了一下门铃。里面响起了三声音乐，每三秒钟响一次。一束光线刺穿了黑洞洞的室内，小店的后门打开了，一位男人从里面走了过来，看看手表，然后来到前门，打开了锁，高兴地说：“路易斯，你好！你永远这么准时！”

“很好，彼得。”

他俩亲如兄弟，都又高又瘦，棕色的头发很柔软，成波浪状。佩克汉穿着一条灰色的法兰绒便裤，一件红葡萄酒色的高领毛衣、驼毛的运动夹克衫，蹬了一双棕色的平底便鞋。邓尼穿着一套蓝色的西服，内着白领蓝白条纹的衬衫，打了一条深蓝色的窄领带，一双翼梢式的皮鞋擦得锃亮。邓尼

有四十三岁了，佩克汉仅四十一岁。两人的眼睛都是棕色的，但佩克汉的色素要深一些。邓尼是美国人，佩克汉是英国人。

俩人穿过店铺，来到后边的佩克汉的办公室。办公室与铺面上一样，摆满了珍贵的艺术品。

“喝茶？还是来点杜松子酒？”佩克汉问。

“茶。你有时间与我共进午餐么，彼得？”

“难说。不过我们可以立即合计一下。这已耽误了一阵啦。”

“是的，耽误了一阵。这是我的过错。这门生意把我变成了一位隐士。我要是从中脱身出来，会很高兴的。”

佩克汉用银茶壶沏上茶。邓尼留神地观察了他桌上的东西。桌面上有几份收藏家感兴趣的杂志，最新出版的史密森学会^①月刊，它每月定期赠给史密森学会会员；还有一只装有稀世珍宝的木盒、两本罕见的皮装书和发票、函件，以及办公室常备文具。在这一堆东西当中，有一只摆钟悬挂在一座三只金足的金字塔上。钟摆是一枚深绿色的大祖母绿宝石。

佩克汉转过了身，看见邓尼用手指轻轻弹着钟摆。“这东西并不那么迷人，”他说，把热开水倒出茶壶。“但并非没有价值。这宝石上尽是裂缝。我最后估计它可能来自某位土耳其苏丹国王的珍宝馆，约在十八世纪后半叶。你对此有何高见？”

① 史密森学会是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1765——1829）遗嘱，在华盛顿设立一个文化学术机构，其博物馆众多，最大的是史密森博物馆，即美国国家博物馆。

“你的估计可能是对的，不过也许更古老。约十八世纪初叶。这是土耳其的。这金足做工很细腻。”

佩克汉把茶杯放在邓尼面前，两人瞧着钟摆轻盈地摆来摆去。邓尼品尝了一口茶，“好，彼得，很好。”

“谢谢你。告诉我，路易斯，你生活中可有什么新鲜事儿？”

“个人还是公务？”

“个人。我同你闲聊，就了解到你的业务进展。你的个人生活颇有点扑朔迷离。”

邓尼微笑了。他抽出一支大而细长的棕色敦山牌雪茄，点燃，向钟摆喷了一道蓝烟，“有趣的事情天天有，彼得，公务也罢，个人也罢，都有，尤其是个人。”

佩克汉往后一仰，眉毛一扬，惊奇地问：“那位该是我认识的？”

“可能。但在我把事情坦白之前，彼得，告诉我，为什么今天你这样急于见我？”

“我们是朋友，对吗？”

“这还用说，但朋友有事一般会约在吃午饭、或在晚上喝酒时谈。你打电话时显得很焦虑，出什么事了？”

“可能没事。但你能在这事上给我帮忙。给我半个小时吧，路易斯，我想，等我讲完之后，你就会判断出是否有问题。”

“我洗耳恭听。”

议院的大钟敲响了一下。路易斯·邓尼从椅子上站起。此刻，他年轻的宽脸上出现了皱纹。他咬住上嘴唇，耸起双肩，仿佛要拼命弄明白对方刚才说的一切。

“对不起，让你产生这样的反应！”佩克汉说。

“我还能有别的反应么？彼得，我最好就走。”

佩克汉从办公桌上拿起一个焦赫色的麂皮包，又把这包塞进抽屉里，从桌边绕过来，伸出手，问：“我们能在什么时候共进午餐？我清客，上奥德利餐馆。”

“等我理清头绪就来吃。我会打电话的。”

佩克汉拍了拍邓尼的背脊。“马上打电话。我可能会‘跳’往康纳德省。”

“跳？你也美国化了，彼得。”

邓尼站着，俯视钟摆，它摆得慢多了，重力快占了上风。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佩克汉说，“没有恒动。”

“完全正确。”邓尼说，“嗯，不妙。好啦，再见，彼得！”

“再见，路易斯。”

邓尼往前侧了一下，伸出食指插到钟摆的运动区域。祖母绿宝石碰到手指便停住了。他瞥了佩克汉一眼，强作笑容，离开了古董店。

第二章

6月4日

“我总是被这座钟所迷住，”美国副总统威廉·奥克森豪威尔对他周围前来参加晚会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说。“所有观看的人却认为这是在演示恒动，但并非如此。”

总统夫人乔琳娜说：“我认为这是在催眠。”奥克森豪威尔夫妇和一小群来宾都集中注意力，盯着这座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著名的福科尔摆钟的240英磅重的空心黄铜钟锤。黄铜钟锤从大厦的四楼悬吊下来，穿过以下各层楼的大圆型开孔，在一楼镶嵌的钟盘上悠闲地、默默地、来回不停地摆动着。红色的指示器象一根根短粗的蜡烛，在360度的钟盘圆周上每隔五度就有定位。一个昼夜，钟摆一下一下地使它们旋转。

“这证明了什么？”一位客人在奥克森豪威尔身旁问道。

“它证明地球在旋转。摆钟平面保持原状，但这些指示器就象我们一样，在同地球一起转。”

“真有趣。”这个客人说，他双眼注视着下一个即将摆动的指示器。

奥克森豪威尔站在栏杆旁，博物馆的新馆长艾尔弗雷德·特罗克利凑了过来。“奇妙的展品。”副总统说。

“是的，先生，妙极了。您一定会高兴的。这个展品毕竟还是您的主意。”

奥克森豪威尔微笑着说：“我不会假装谦虚，特罗克利先生。第一次我要求人们投我的票时我就提出来了。”

乔琳娜望着一楼蠕动的人群。那里荟萃着华盛顿的社交界和艺术界的名流。男人们大部分身着夜礼服，女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各式礼服。三名身着夜礼服的乐师用十七世纪的羽管键琴演奏对位赋格曲，乐器却是史密森博物馆的古董。顿时，古乐器的丝弦之音，酒杯的碰撞的嘈杂声交错一起。奥克森豪威尔夫人轻轻地拍了拍丈夫的手臂，说：“我不知道路易斯什么时候才能到。”

副总统看了看手表，对着特罗克利说：“飞机也许晚点了。”他向穿着礼服的侍者要了杯烈性威士忌酒和苏打，继续对特罗克利说，“路易斯，真怪。他是不是在最后一分钟才接到邀请，不是吗？”

特罗克利眉头一扬，吃惊地点头。“这确实把一些计划打乱了，副总统先生。我已将楼上的女服务员派去把邓尼博士的简历插进节目单。”突然，他仿佛被潜在的意识所提醒，副总统与邓尼是亲密的朋友。他忙说：“虽然安排他作为这次展览会的主持人稍有不便，但还是值得的。据我所知，自从两年前他去英国后，这次是他在公开场合露面。”

乔琳娜大声笑了：“象路易斯这样的人，收拾行李要一件不漏，好象准备越冬……我真希望他即刻到这里来。”她明白，丈夫与路易斯重逢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他俩是老朋友了。奥克森豪威尔在芝加哥大学教授美国历史时，他们在那里一起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他决定从政。乔琳娜反对过

他竞选伊利诺斯州议员，因为这意味着要放弃他所享受的清闲的大学生活方式。当然，他们谁也没预料到，他竟在担任了一届州议员后青云直上，立即晋升为副州长。然后又成功地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此后民主党投票选他为副总统。

当然，奥克森豪威尔当选有其原因，其一，他到国会时间不长，政敌很少；其二是他多次在一些主要电视台讲话，宣扬他所敬仰的历史名人——亚伯拉罕·林肯总统，赢得了全国公众的好评。在讲历史故事方面，国会中没有人比奥克森豪威尔更擅长，也没有别的美国历史教师比他讲得更栩栩如生，更引人入胜。

一位热爱美国历史的副总统突然出现，使史密森学会的领导人大为振奋。按美国国会的“立法”，副总统是史密森学会董事会的当然主席。在奥克森豪威尔任此职前，其他的副总统都轻视这个有名无实的职务。奥克森豪威尔迥然不同，他经常抽出时间，积极参加学会活动，还努力把学会的无数节目推进了黄金时代，从某种角度来说，推上了中心舞台。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前任馆长——罗杰·肯尼迪由于个人原因辞职了，他在欢送会上告诉职员：“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我生不逢时。现在，有一位副总统对博物馆特别关心。我的时间选择，一如既往，是很糟糕的。”

侍者端着一只银盘走过来，盘里面盛着酒、一碟蟹球和一小碟辣酱，这些都是特罗克利要的。特罗克利利用牙签挑起一只蟹球，蘸上辣酱，送入口中。一滴酱溅在他的平绒鞋上。“哎呀，我的……”他说着，蹲下去，用印有史密森博物馆标志的鸡尾酒会餐巾擦去污斑。

奥克森豪威尔俯视着，发出微笑。他批准任命艾尔弗雷

德·特罗克利接替罗杰·肯尼迪，但并不否认这位新馆长还有点花花公子味道，虽然这点并不与博物馆的职业相悖，但对于这位有“伐木工加哲学博士”绰号的副总统来说未免感到过于轻浮。奥克森豪威尔红光满面，肌肉发达，而这位特罗克利则脸色苍白，文静秀气。奥克森豪威尔喜欢穿粗花呢和灯芯绒衣服，厌恶穿一本正经的礼服，而特罗克利在任何场合都乐意穿着夜礼服，大概在睡觉时也如此。

但是，副总统并不能否认特罗克利的资历和业务水平。他历任旧金山、纽约和欧洲等地著名博物馆的馆长。他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还是国家顾问委员会的成员。更重要的是，他是大名鼎鼎的超级募捐人。

他们从摆钟走到陈列旧式冰淇淋和冷饮室的展厅，四个特工人员围成保护圈紧随他们。

奥克森豪威尔向国会议员朱贝尔·沃森打招呼。沃森也是史密森学会董事会的董事。董事会成员还有其他两名国会议员，三名美国参议员，一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和六名非官方代表。除奥克森豪威尔外，沃森是其他董事中唯一对史密森学会活动兴致勃勃的人。他是个废寝忘食的艺术和稀世古籍收藏家，他不惜重金收藏文物。他身材矮小，一头浓密的黑发。在政治上和哲学上是奥克森豪威尔的对头。沃森是保守派首领，站在右翼约翰·伯奇会^①一边，并引以自豪。“您的衣服真漂亮，奥克森豪威尔夫人。”他对乔琳娜说。

“谢谢，沃森先生。衣服很老气——”

① 约翰·伯奇，美空军军人，相传1945年在中国苏州为游击队所杀。冷战后，美一个极端反共组织以他名字命名，成立伯奇会。

“象我一样，”她丈夫打趣地说。

“其实你并不老。”乔琳娜说着挽住他的胳膊。“你喜欢装扮成银发老翁，但在其外表之内却是……”

“别说啦！”沃森说着，抬起双手。“别再把副总统的家丑外扬啦。瞧，四周都有新闻记者。”

特罗克利转过身看到一个高个子青年人，他正想进入副总统的高级圈子，但被谨慎的特工人员挡住。“福特，”特罗克利说着，边把手伸出副总统的保护圈外，“向副总统问好。”

这个年青人比特罗克利高出一截，长得极象这位馆长的胞弟。“副总统先生，”特罗克利说。“这位是福特·桑德，克罗奥·普伦威瑟小姐的行政助手。”

奥克森豪威尔伸出粗大的手，握住桑德的手，这手异常阴冷而显得软弱无力。“见到你很高兴，桑德先生。我几年来一直崇拜普伦威瑟小姐。”

“她曾说，社会是互相敬慕的社会。副总统先生。”

“我和克罗奥早就认识。在伊利诺斯她组织举办的林肯展览会很出色。”

“她现在什么地方？”奥克森豪威尔问，“我一直没见到她。”

桑德看了看特罗克利，然后回答。“她正忙乎，做最后几分钟的准备。她马上就下楼来。”

此时，国会议员沃森问奥克森豪威尔：“那个史密森学会的疯子有什么新动静？”

奥克森豪威尔耸耸肩，“据我所知，他仍然到处散发传单，自称是詹姆斯·史密森的亲戚，并威胁要炸掉史密森学

会的所有博物馆，除非他得到承认”。

“可怕的是，他总有一天会干出骇人听闻的事，”乔琳娜说，“辞退发疯的人很容易，但他们有时会寻衅滋事。”

“我们希望他不会闹事。”她丈夫说。

二楼上，两百张椅子围绕讲台排成马蹄形。一些穿着礼服的女服务员在过道中穿梭，把一张小纸条插进原来放在座位上的节目单中。这些女服务员是史密森学会联谊会的志愿会员。联谊会是募捐组织，致力于为史密森学会的博物馆收集珍奇文物。

那张纸条是在路易斯改变主意决定参加这次晚会后才写成并复印的欢迎词。

欢迎词写道：

欢迎路易斯·邓尼博士

路易斯·邓尼博士将亲临本届别开生面而激动人心的哈萨军团与辛辛纳梯协会的展览会，对此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众所周知，邓尼博士博学多才，是研究美国革命^①专业社团组织的杰出学者。他所著的美国革命历史作品曾获得两次普利策历史奖。

本来，邓尼博士因忙于国外的学术研究而未接受我们的邀请来演讲，但他临时改变了计划，决定光临我们的晚会。

我们对于他今晚的光临表示感谢。他乐意把他关于本次展览会的主题知识与我们共同分享。

欢迎您，路易斯·邓尼博士。

^① 指1861—1865美国南北战争。

“我恨不得立即见到他，”一名志愿联谊会妇女说。
“从他的相片看来，他长得很帅，就象阿兰·阿兰达。^①”

另一女人大笑道：“你泄露了自己的年龄。阿兰·阿兰达最受那些懂得男人敏感性的成熟妇女的欢迎。”

“男人的敏感性？这什么意思？”

她俩都放声大笑。

楼下人群的喧哗声通过福科特摆钟的楼顶上的开孔，传到上面。有一名妇女凑到另一名身边说：“我从来未见过特罗克利如此紧张。我弄不清他对邓尼的到来感到兴奋还是烦恼。”

“哦，这确实打乱了特罗克利先生计划……来吧，我们下楼去参加晚会。”

一辆长长的、黑色轿车驶过宪法街，拐进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前的弯道。司机走出来为乘客打开车门，但路易斯早已下车。他感谢司机的安全行车给他的旅程带来了愉快和舒适。他仰望着他曾经评论过的这座象石头鞋箱一样有魅力的建筑，深深吸口气，走向大门。门口站立着两名穿军服的警卫和一名特工人员。他出示证件，经过仔细核对名单后，然后进入大楼。“你好，我是路易斯·邓尼。”他对着一个穿着紫色礼服、漂亮的中年妇女说，这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女人。

“哦，邓尼博士，欢迎你。”她说，同他握手。“我能为您找找特罗克利先生。他担心你的飞机晚点了。”

“首先，”邓尼说，“我想见奥克森豪威尔副总统。”

她还未来得及回答，邓尼已经看见了副总统。向她道谢

① 美国电影明星。

后，他即匆匆走去。奥克森豪威尔见他来了，离开了人圈，热情地向他招呼。“路易斯，见到你真高兴。你好吗？”

“很好。比尔，你自己呢？”

“我正考虑把我四年宝贵的时光奉献于这个学会，真不赖。见见乔琳娜。她同我一样高兴。”

乔琳娜伸出双臂抱住邓尼，然后向后退一步，把他打量一番。“啊，我的上帝，你比以前更英俊啦。这么久了，你竟然还是孤身一人，是怎么过来的？这本身就值得国会的研究。你真不愧是个纯种的美国人。”

邓尼对这种公开的奉承感到窘迫。“谢谢，乔琳娜。你看来，也很光彩照人。”

在邓尼到来前一陣，特罗克利已离开了围在奥克森豪威尔的人群。这时他又回来了，对邓尼说：“你好，邓尼博士。我是艾尔弗雷德·特罗克利。我们很久以前见过面。”

“你好。”邓尼又转过身对奥克森豪威尔说，“我能耽误你一分钟吗？”显然特罗克利受到了冷落，脸上露出了对邓尼的敷衍应付的不快。

“现在吗？”奥克森豪威尔问。

“请吧。”

“我们马上就要去餐厅，”特罗克利说。“我想，你也许想上楼看看你要讲演的地方。我已安排了一名录像员，如果你需要的话……”

“以后再说吧，”邓尼说，“我不是利用我的后台，你能原谅我们吗？”他靠着副总统的胳膊。奥克森豪威尔看看夫人，她的表情淡漠，象对谁也理解。

奥克森豪威尔和邓尼由三名特工人员护卫，走到主门厅

附近的博物馆的一角落。那里陈列着乡村店铺和邮局，那还是1861年西弗尼亚州使用过的，后来把这个整体搬到史密森博物馆，现在它仍在效劳，除了作一般展出外，还是史密森博物馆唯一的邮亭。

奥克森豪威尔点头向特工人员暗示，他们立即退出视听范围之外。“怎么？”他对邓尼说，“看样子，你有什么很重的心事？”

“是的，比尔。”

“是私事？我和乔琳娜能帮助你？”

“不是。以后再谈我的私事。”他神情严峻，肃然。双手背在后面，露出深蓝色背心和一只金链表。他往下看看地板，然后看着奥克森豪威尔。“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比尔，我尽量简短些。”

奥克森豪威尔看了看夫人那边，她正在同一群年轻的博物馆人员站在一起。“快点讲，路易斯。我们确实应往回走啦……”

十分钟后，特罗克利看看手表，然后告诉担任招待的妇女，“我们得叫他们去餐厅。按时间表，已经延迟啦。”

他朝邓尼和奥克森豪威尔两人谈话的地方看了一眼，然后倏然消失在一堵隔墙后。

“路易斯，”副总统说，“我们最好回到晚会上去。我估计宴会就要开始啦。”

“这就是你对我刚才说的答复？”

“当然不是。我同你一样感到痛心疾首。行，你是逗留几天吧，是吗？”

“我已计划明晚飞回伦敦。我有事等着处理。”